

《乌布王》

文 / 王晶
2014年7月3日

走进剧场，舞台上一间典雅的现代法式起居室，安静的象牙色，这哪是阿尔弗雷德·雅利笔下那个荒诞不经、昏乱不堪的《乌布王》？留声机里传来法语，铺排整齐的晚宴等待着一次盛大的邀请。这显然是一场法式浪漫电影的节奏，《乌布王》当然不是让我们坠入爱情的。开场这样的铺排，不尽会琢磨这究竟是想玩什么花招？



房间的右侧一张乳白色三人沙发上躺着一个青年，有些躁动不谙。不由地想起1896年雅利在创作这部戏时他也只有23岁，青春期。这位青年一边玩弄着摄像机，一边对他生活的这个空间充满着敌意。透过他的摄像机镜头，观众可以看见投影在起居室墙面的影像，墙后的厨房以及洗手间。摄像镜头将观众看不见的地方，无限地放大在白墙上，有些生理上的不舒适，因为画面里尽是优雅表面后的污浊：主人如何在准备这顿丰盛的晚宴，以及洗手间地毯上龌龊的脏污。这个躁动不谙的年轻就是这对中产阶级夫妇的儿子，他们修饰着公寓，粉饰着细节，雕琢着外衣，贪婪的本质却被这个看上去有些愤世嫉俗的青年给层层拨开。



晚宴的客人陆续到齐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恭维有佳。看上去还是一次法国浪漫电影的节奏，突然当青春期少年拨动留声机，音乐从“法国香颂”变得有些“肖斯塔科维奇”的时候，这些正常的人开始了脸谱化的表演，展现在眼前的是《乌布王》里凶残的政权变化。表演在“浪漫派”和“立体派”两者之间不停地转换，荒诞不经。当他们疯狂起，将沙发上的靠枕变为撕碎的内脏，灯罩变为王冠。在肉食搅拌机的声音下，我们听到了贵族、金融家、法官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。这样不间断的发笑和恶搞持续了一个晚上。在男孩的愤怒中，这个整洁的房间渐渐被狼藉填满，混乱不堪，优雅渐渐退去，雅里文本中人类野蛮的本性占了上峰。



这群来自法国的演员将昏乱不堪的贪婪演绎地十分精到。比如，将厕所马桶刷作为权杖的乌布王站在餐桌上，兴奋于权位的掠取时，那种疯狂、撕扯、变形，真像是一个被欲望扭曲的畸形儿。再看看他的那位妻子，就像麦克白夫人，占有欲、阴谋填满了她那张美丽的面孔，鼓动着她的丈夫去夺取波兰国的王位、摘取皇冠，残酷的手段不尽让人毛骨悚然。实在惊叹于演员的表演，在正常与癫狂间自由的转换，他们就像这个青春期少年手上的遥控器，任由他控制着内容和节奏。这个青春期少年，也像雅利本人，用提线木偶般的方式在玩弄着他笔下的人物，这是我为全剧最为高妙的处理。这次重新解读再次点燃了雅里这部荒诞戏剧在当下的思考：生活中的荒诞不经往往比舞台上要来得精彩很多。

《乌布王》由 Cheek by Jowl 剧团制作，由英国导演 Declan Donnellan 和设计师 Nick Ormerod 成立于 1981 年，该剧团重在以表演艺术为核心，创造生动鲜活的戏剧风格。该团已经巡演于六大洲 50 多个国家 380 多座城市，他们常以英语、法语和俄语作为创作语言。此剧近期演出于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戏剧厅。